

江湖没有谱

这江湖，只要有剑，
有酒还有你，
便是矣。

板栗子
著



武林小报头条

女侠孙满满和武林男神谢凉联手追凶，
还跟着谢凉回了老家。

你们这是追凶
还是谈恋爱啊？

武林男神有“眼疾”，
飞贼、掌门傻傻分不清。

叮！

恭喜孙满满达成双面间谍成就！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江湖没有谱

板栗子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湖没有谱 / 板栗子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594-2481-5

I. ①江… II. ①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5195号

江湖没有谱

作 者 板栗子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总 策 划 周 政
出版监制 杨翔森 曾筱佳
项目总监 猫懒懒
特约编辑 不 夏
封面设计 周 丽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封面绘制 无 轩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品 大周互娱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359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94-2481-5
定 价 34.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本书出版权由大周(贵安新区)互动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法享有。未经许可,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731-85184728

第一章 讨伐	001
第二章 红曲	021
第三章 布局	050
第四章 洛水	075
第五章 真面目	104
第六章 采花贼	132
第七章 身份	165
第八章 烟阳	192
第九章 月牙印记	227
第十章 新生	270
番外一	301
番外二	310





讨伐

各大门派攻上光明门的时候，孙满满正在为自己下巴上新冒出的痘痘发愁。

“喜地，你不是说，服用了你的降火药，就算吃欢天的辣到升天大乱炖也不会长痘痘吗？”孙满满气愤地质问同她差不多大的少年。

面对如此尖锐的问题，喜地仍一派泰然：“回门主，欢天的辣到升天大乱炖似乎做了改良，辣味比以前更重。如果没有服用我的降火药，门主现在可能满脸长了痘痘。”

“所以我还要谢谢你咯？”

“属下不敢，为门主分忧乃属下分内之事。”

孙满满摸着下巴上疼得火辣辣的痘痘，觉得这件事不能就这样算了。哦，还有欢天，他也得负责任——虽然那道辣到升天大乱炖是她吵着要吃的。

但谁让她是门主呢！

她正苦思如何报复这两兄弟，右护法宋沉便步履如飞地跑了进来：“门主，各大门派代表已经到了光明门，正在议事堂等着见你。”

孙满满摸着下巴的手微微一顿：“这么快？”

她身旁的喜地微不可察地蹙了下眉。

宋沉面色不改地点了点头。

孙满满忽然慌慌张张地在屋子里转了起来：“快，你们快帮我找一块面纱来！”

喜地问：“门主要面纱何用？”

“当然是遮痘痘啦！要是我顶着这颗痘痘出去见人，会被整个武林嘲笑一整年的！”

武林人怕是没有这么闲。虽然喜地心里这么想着，但他还是很快给门主递了块面纱过去。

蒙上面纱后，孙满满坐在铜镜前照了照，还是有些不放心：“这下看不出来了吧？”

喜地道：“门主放心，我研制的白露膏对治痘痘有奇效。”

“那便好。”

孙满满还在照镜子，宋沉终于出声催促：“门主。”

“我知道了，知道了。走，我们去议事堂！”她刚走了两步，就停下来，问身侧的喜地，“我这身衣服可还好？”

喜地想也没想地道：“门主的衣服自然是好的。”

“你太敷衍了。”孙满满撇了一下嘴，转过头去问宋沉，“我穿白色衣服出去，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够喜庆？”

宋沉道：“你要是穿一身红色衣服出去，他们可能会觉得你是在挑衅。”

“你说得有道理，那我还是穿白色的吧。”

孙满满觉得，武林人士太难伺候了。

光明门的左护法和各位长老悉数等候在议事堂，各大门派代表已经就座，堂上的气氛紧张，但双方都没有轻举妄动。

孙满满带着喜地和宋沉一出来，所有人的目光就落在她身上。

提起光明门，可以说整个武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光明门的老门主孙战是名满江湖的大侠，所以，对于他的女儿、现任光明门门主孙满满，众人还是十分好奇且倍感新鲜的。

孙满满鲜少在江湖上走动，几乎没有人见过她长什么样子。两年前，孙战忽然病逝，由她接管光明门后，她依然像个大家闺秀一般，深居简出。这次各大门派前来光明门，除了要讨个公道，也想看看这位新任的光明门门主到底长什么样。

可……她在脸上蒙一块面纱是什么意思？

议事堂里的各位大侠、少侠顿时面色复杂，各有所思。孙满满环视了堂上之人一眼，轻轻弯了下嘴角，觉得这些人来得还真齐。她在自己的位置坐下，装模作样地咳了一声，说了一个开场白：“众位远道而来，辛苦了。我是光明门新任门主孙满满。”

众人纷纷抱拳，和她寒暄了两句。武林盟主韩鸿飞作为代表站出来，问了一个大家心里共有的问题：“不知孙门主为何要以面纱示人？”

孙满满道：“我近日不慎感染了风寒，怕传染给各位，还望各位见谅。”

对于这么普通没有爆点的答案，众人自然是不买账的，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猜测这中间到底有什么肮脏的内幕。

韩鸿飞打量了孙满满几眼，没再追问她面纱之事，直接切入正题：“想必孙门主知道这次我们前来所为何事吧？”

“呃……”孙满满微微偏了偏脑袋，“说实话，我不是很清楚。”

韩鸿飞噎了一下，似乎没料到孙满满这么不要脸。他们都杀上门来了，她还想在他们面前装无辜？他沉下脸色，略带愠怒地道：“光明门先是夜袭武当，杀了武当十三名弟子，接着火烧少林，藏经阁险些化为灰烬，难道你不该给我们一个交代吗？”

这些事情孙满满当然已经听说了，毕竟闹得沸沸扬扬。她抬眸看着一身肃杀之气的韩鸿飞，敛去脸上的笑意：“不是我做的，我怎么给韩盟主交代？”

“嗨，你还想抵赖吗？”武当弟子第一个坐不住了，站起来指着孙满满就开骂，“我十三名师兄尸骨未寒，你还想在这里装傻充愣，你的良心不会痛吗？想我武当和你光明门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何要做出如此丧心病狂之事？我们的小师弟今年才十二岁啊，你竟然连他都不放过，还是人吗？”

武当弟子大声提出三连问后，堂上一时没了声音。孙满满看了半晌面前情绪激动的武当弟子，而后轻描淡写地开口问道：“你一口咬定是光明门杀了武当十三名弟子，可有什么证据？”

“当然有！在那晚袭击我们的人中，带头的是个身材与你相似的女子，并且我们有多名弟子听见，那些黑衣人称呼她为门主。武林一庄三门十二派中，只有光明门的门主是女人！”

“呵呵。”孙满满笑了一声，似乎是在嘲弄他所谓的证据有多可笑。她看向坐在另一边的少林弟子，对为首的僧人问道：“释德大师，少林说我放

火烧了藏经阁，又有什么证据？”

“阿弥陀佛。”释德大师念了句佛号，而后答道，“藏经阁大火被扑灭以后，我们找到了这个纵火用的弓箭。”

他说完后，就有一个少林弟子将弓箭呈上。宋沉接过弓箭看了一阵，然后对孙满满道：“确实是我们光明门的东西。”

孙满满点了点头，没有作声。武当弟子像抓住了她的狐狸尾巴一样，穷追不舍地问：“你还有什么可以狡辩的？”

孙满满的目光又落在了这个傻乎乎的武当弟子身上：“照你们这样说，如果我找一个身形与韩盟主相似的男人，带领一群黑衣人去做坏事，途中故意让他们叫一声‘盟主’，最后再留下一点儿神梦山庄的东西，你们是不是就要说坏事都是韩盟主做的？”

“这……”这个问题似乎难住了武当小弟子，他皱紧眉头也想不出有力的反驳之词，只得强撑着道，“韩盟主才不会做这种事！”

孙满满在心里呵呵笑着。释德大师又道了一句佛号，站起身对她道：“孙门主所言不无可能，我们此次前来，就是为了当面弄清楚这件事。”

释德是少林的高僧，一向慈悲为怀，在武林中颇有声望。孙满满对他有几分尊敬：“释德大师，正如武当弟子所言，光明门与武当、少林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何要做这样的事？”

释德大师拨着手里的佛珠，似乎是在思考：“如果真如孙门主所说，又是何人如此居心叵测？他们这样做，意欲何为？”

孙满满道：“不管是谁，他们一定没安好心。我猜他们是想借此机会分化武林。”

“呵呵。”堂上传来一声轻嘲，声音听来十分清澈、年轻，“这不过是孙门主的片面之词，是不是真的存在这些人，我们还不得而知。”

孙满满顺势看了过去，见是一个身着月白色长袍的青年，生得唇红齿白，竟比天香派的那些小姑娘还要好看。正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孙满满忍不住多打量了他几眼：“敢问阁下是？”

那人听她这么问，似乎十分意外，随后脸上便浮现出一丝似嘲非嘲的神情：“神梦山庄沈若光，孙门主不记得了吗？”

孙满满恍然大悟：“原来少侠就是大名鼎鼎的沈若光啊。”

沈若光出名不是因为他的武功，而是因为他的相貌。晟朝民风开放，有好事之人从江湖各门各派的美男子中挑选，评了个“江湖四美”的头衔，而这沈若光便是江湖四美之首。

沈若光听完孙满满的话，面色黑得彻底：“孙门主曾夜闯神梦山庄，偷

看我洗澡，现在却不认得在下了？”

孙满满如遭雷击：“不是，我没有。”

“嗨，那在我面前说出那些污言秽语的也不是你了？”

孙满满：……

在江湖上流传光明门夜袭武当、火烧少林之前，流言是这个样子的——光明门新任门主孙满满乃一代女淫魔，江湖四美都曾遭她调戏，无一幸免。

孙满满的心情十分复杂：“对于江湖四美，我只在今日见过沈公子一人，何来调戏一说？”她觉得自己亏大发了。

沈若光看着她，讥嘲道：“那人亲口承认自己是光明门门主孙满满。”

“她说是就是吗？我出去做坏事才不会自报家门。”

堂上众人静默了一下，宋沉轻咳一下，开口提醒：“门主。”

“喀喀。”孙满满清了清嗓子，“当然，我不会做坏事。”言罢，她看向沈若光，“你可见过那人的长相？”

沈若光道：“我倒是想看看，可惜她和孙门主一样蒙着脸。”

孙满满蒙脸只是为了遮痘痘：“那人的声音你总能分辨吧？”

“她的声音确实与你不同，但可能是你故意为之。”

孙满满终于忍不住呵呵一笑：“所以你就认定是我了对吧？不得不说，沈公子还真是自信。虽然你是有副好皮囊，但我并不喜欢你这样的。如果我真要调戏人，我更想调戏谢凉。”

她的话音刚落，就有一个光明门的弟子小跑着进了议事堂，在她跟前跪下：“启禀门主，白月派的谢凉谢大侠求见。”

孙满满：……

谢凉一踏进议事堂，就觉得堂上的气氛有些古怪。

各门派的代表都用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目光看着他，就连堂上那个蒙着面纱的女人也不例外。

谢凉猜测她就是光明门的新任门主孙满满，虽然他对现在的状况颇感疑惑，但仍面色如常地跟她行了一礼：“白月派谢凉前来拜会孙门主。”

“哦，噢，喀。”孙满满故作轻松地移开目光，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尽管她刚放出豪言壮语，说想调戏谢凉，但其实这还是她第一次见到谢凉本人。白月派只是江湖上的一个小门派，但因为出了个谢凉，这几年声名鹊起。他的武功好，据说好到可能连韩盟主都不是他的对手，但没有人验证过。当然，如果只是武功好，他还不会出名到这个地步，现今江湖上人人对

他津津乐道，是因为他还长得帅气。

若论相貌，谢凉随随便便能排进江湖四美，但江湖四美里没有他——谢大侠可是天神下凡，怎么能与这些凡夫俗子一概而论？给他冠上一个江湖四美的称号，简直有辱他身上的仙气。

光明门里的女弟子是这样告诉孙满满的。

孙满满起初对这个说法嗤之以鼻，但在见过女弟子珍藏的谢凉的画像后，认同了这一说法。画上，衣袂翩翩的黑发男子立在青山绿水间，白色的下裙和氅衣上绣着精美的仙鹤祥云，仿佛他下一秒就要羽化登仙。

他还真有几分仙气。

今日，谢凉虽身着一袭玄青色衣裳，但真人要比画中好看上千倍。

大约是察觉出孙满满的一丝窘迫，沈若光抓紧机会落井下石：“孙门主怎么不说话了？我们刚才不是正说到你想调戏谢凉谢大侠吗？”

孙满满：……

神梦山庄怎么还没将这种睚眦必报的小人逐出师门？孙满满痛心疾首。

见她的目光更加闪烁，沈若光越发得意。谢凉因沈若光的话稍稍愣神，孙满满趁他还没做出什么反应，赶紧道：“谢大侠一路过来辛苦了，先找个位置坐下休息休息吧。”

谢凉笑了笑，自然地把刚才的话题翻了篇，随意找了个位置坐下。沈若光没有看成好戏，很是气愤和遗憾。他还想再把这个话题翻回来，就听韩鸿飞道：“孙门主，你说夜袭武当的不是你，火烧少林的不是你，调戏江湖四美的不是你，那么要在晟朝找个有月牙印记的男人当男宠的人也不是你吗？”

“还真不是我。”

“哼，满嘴谎言！先前你对江湖四美举止轻佻的流言传出之时，我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想着当中也许有什么误会，但你不仅没有约束自己的言行，还放出风声，要找一个身上有月牙印记的男子当男宠。你可知道现在晟朝长得好看点的男子都人人自危了吗？你简直荒唐至极！”

“确实很荒唐。他们身上有月牙印记吗？没有的话，自危什么？”

“这么说来，你堂堂光明门门主还真要出去强抢民男吗？”韩鸿飞的气和神情忽然严厉了不少。

孙满满的眼珠微动，她很快明白了他的心思。

韩鸿飞师从神梦山庄，据江湖百晓生统计，自有武林盟主开始，超过半数的武林盟主出自神梦山庄，神梦山庄堪称武林盟主的摇篮。四年前，韩鸿飞参加武林大会时，一枝独秀，无人能与之争锋。有不少武林同道预言，怕

是近几年不会有哪个后起之秀能超越韩鸿飞，下一任的武林盟主说不定还是韩鸿飞。

结果，这话刚说完没多久，谢凉就横空出世了。

眼瞅着武林大会又将举行，谢凉的呼声这么高，韩鸿飞在谢凉面前自然是要故意端端架子的。可韩鸿飞摆架子要拿孙满满开刀，孙满满就有些不满：“韩盟主，你们指证光明门的这些事，没有一件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是我们做的。”

“但你也没有证据证明不是你们做的。”韩鸿飞一拂衣袖，目光炯炯，“孙门主，你父亲是受人敬仰的大侠，他才过世两年，光明门就传出种种不堪的流言，实在是令人心寒。你就算不能传承他的侠义精神，也不能如此胡作非为，毁了他的一世英名和几十年的心血！”

孙满满眸光沉静地看着韩鸿飞，忽然笑了起来，弯起的一双美目有如天上的新月，竟让韩鸿飞有一瞬间失神。

“韩盟主，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还是武林盟主吗？”

韩鸿飞下意识地问：“为什么？”

孙满满浅笑道：“因为我们心情好。”

此话一出，光明门众人的脸上或多或少流露出明了的笑容，而堂上各派代表面色各异，唯有谢凉还是进门时的那副表情。

韩鸿飞很快明白过来她这话的深层含义，脸色顿时沉得吓人：“孙门主，你别以为你爹是孙战，我们就会一再容忍你。”

“哈哈，我不过随口一说，韩盟主千万别介怀。”孙满满站起身，抢在韩鸿飞说话之前，对议事堂里的人宣布，“既然韩盟主说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那我就去找找证据吧。你们给我半年时间，我亲自下山，定会在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各门派代表面面相觑，似乎在权衡当中的利弊。最后，少林的释德大师作为代表，站出来对孙满满道：“阿弥陀佛，老衲与孙大侠是故交，相信他教出来的女儿不会做出如此不仁不义之事。我们愿意等你半年，希望孙门主能尽快将事情调查清楚。”他说完后，还不忘征求韩鸿飞这个武林盟主的意见，“韩盟主，想必你不会反对吧？”

韩鸿飞抿着嘴角，背过身，从鼻子里哼出一声来。

孙满满权当他同意了，朝着众人展颜一笑：“我会的。不过，那些人显然是冲着光明门来的，我此行可能危险重重，所以我希望你们能派个人一路保护我，同我一起调查。”

“哼，我们当然会派个人和你一起去！”说话的依旧是那个傻乎乎的武

当弟子，“但他不是去保护你的，而是去监视你的！我们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暗中做什么手脚？”

孙满满难得赞同，点了点头：“你的担心很有道理。”

释德大师寻思片刻，而后问孙满满：“孙门主希望我们派何人与你同行？”

孙满满看向坐在一边的谢凉，憨笑两声后道：“谢凉谢大侠。”

.....

议事堂里所有的人看向了谢凉。他们都还记得孙满满刚才说的想要调戏他的话。

安静了须臾后，韩鸿飞哼笑一声，看着谢凉道：“谢大侠古道热肠，视除暴安良为己任，定是愿意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

孙满满不禁在心中感叹：这句“牺牲小我，成全大我”，韩鸿飞用得甚妙。

谢凉从椅子上站起来，对韩鸿飞回以微笑：“自然。”

“这件事就这么敲定了。”孙满满得偿所愿，嘴角翘得老高，还好面上的纱巾将她的表情遮去了一大半，“既然已经决定了，那各位……要不在山上玩几日？”

韩鸿飞扯了一下嘴角，语气不屑地道：“不必了，我现在就下山。”他要下山，神梦山庄的弟子肯定跟着他一起走。他们告辞之后，武当和少林的人也相继离开。

孙满满本是随口相邀，没想到还真有门派代表留了下来。想到还要让他们蹭吃蹭喝几日，她便有些心痛。但看到天香派那些可爱的姑娘都留了下来，她又觉得自己也许不亏——光明门里可是有着数量可观的单身汉啊！

她让光明门的弟子带着各门派弟子去了客房，自己则走到谢凉身边，打算亲自为他安排房间。

她记得自己的房间旁边好像还有间空房。

光明门的左、右护法将不逗留的各门派代表送至大门外后，才转身回门。少林弟子看了一眼身后渐渐被关上的大门，向身前的释德大师问道：“师父，你真的相信孙满满说的话吗？这会不会是她的缓兵之计？”

释德大师轻轻叹了一口气，似乎是怀念起了曾经的友人：“孙战是一个真正的侠义之士，胸怀天下，心系百姓。孙门主是他一手栽培的，我相信她的品行和她的父亲是一样的。”

弟子紧皱眉头，想着当中的隐情：“如若那些事情真不是孙门主所为，那又是什么人做的呢？他们为何要嫁祸给光明门？”

“阿弥陀佛。”释德大师并拢手里的佛珠，抬头看了看远处的低云，“我们还是快些下山吧，要变天了。”

谢凉在光明门住下的第三日，孙满满脸上的痘痘终于消下去了。这两天，她碍于脸上的痘痘，一直羞于出去见人，现在她的下巴光洁如初，连一点儿疤痕都没留下，她的心情自然大好。

她心情一好，就想喝点酒。

孙满满平生爱好多，吃辣食和喝酒可以算是头两件。她悄悄潜到欢天住的小院，挖出了他珍藏的两小坛酒，然后兴高采烈地逃离了现场。

路过落花亭时，她看见谢凉和天香派的一名女弟子正站在里面，那名女弟子面色微红。孙满满乌黑的眼珠轻轻一转，便在旁边的一棵大树后隐去了身形。练武之人的视力和听力都较常人灵敏许多，她集中精神，细细听着他们二人的谈话。

“婉儿仰慕谢大侠已久，今日能与谢大侠这般攀谈，是只能在梦中得见的事。”

孙满满听到这里，在心里“啧”了一声，心道：这个小姑娘太不知检点了，连做梦都梦到和谢大侠私会。

谢凉只是浅笑着，没有说话。那名自称婉儿的姑娘面色又红润了几分，说话都吞吞吐吐起来：“不知谢大侠是否已有意中人？”

谢凉倒回答得干脆：“尚未。”

“那……那不知道婉儿……”

“婉儿姑娘，如今江湖风波未平，谢某无意谈论儿女私情。”

他这话说完，孙满满清晰地看见婉儿姑娘的眼角泛起了泪花：“婉儿……婉儿明白……自己配不上谢大侠……”

“婉儿姑娘娇俏可人，是谢某配不上你。”

婉儿姑娘心里一大段一大段的词现下说不出来了，她看着眼前仿佛从画中走出来的男子，纤细的肩膀微微抖了抖，忍住眼泪跑开了。这个时候，孙满满明白过来，敢情天香派的女弟子留下来，都是冲着谢凉啊。

唉，虽说光明门的单身汉们都算得上俊俏，但和谢凉比起来，还是存在差距的。

她还在为光明门的单身汉们感到惋惜，谢凉突然就朝她藏身的大树掠了过来。她手里抱着两坛酒，飞快地旋身躲开。两人擦身而过的一瞬间，目光在空中交汇。

孙满满今日已经没有再蒙面，谢凉飞扬在半空的发丝从她脸颊扫过，微

痒。不过她现在无心在意这些，只觉得谢凉的眼睛真是好看。她注视着他眼睛的时候，像注视着浩瀚大海，又像注视着朗夜星空。

谢凉也在看她。这几年，他行走江湖，自是见过不少美人，但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让他有惊鸿一瞥的感觉。她身上的一袭红衣就像熊熊燃烧的一团火，忽然闯进了他的视线。

两个人在地上站稳之后，中间隔着一丈的距离。

相顾无言片刻，孙满满尴尬地咳了一下，随即将手里的一坛酒扔给了谢凉：“你喝酒吗？”

谢凉接住她扔过来的酒，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了起来。这一刻，她仿佛看见整个院子的花都开了。

谢大侠果然是天神下凡。

谢凉和孙满满在落花亭里相对而坐。谢凉打开酒坛，浅尝一口，随即赞道：“好酒。”

孙满满翘起嘴角。虽然这酿酒之人不是她，但她与有荣焉：“这是欢天珍藏已久的珍珠红，被我给挖了出来。”像是怕谢凉不知道欢天是谁一般，她主动向他解释道，“欢天是光明门里的大厨，除了做菜，他酿酒的技艺也是一绝。”

谢凉看着孙满满笑道：“姑娘果真就是孙门主。”

孙满满不好意思地笑了两声：“前几日，我感染了风寒，所以一直蒙着脸，现在已经康复了。”

“那便好，天气乍暖还寒，人们是很容易染上风寒。”

“是啊，谢大侠要多多注意才是。”孙满满也喝了一口坛子里的酒，心道欢天果然把好东西都私藏了起来，“谢大侠在光明门住得可还习惯？”

谢凉道：“光明门的弟子热情周到，劳孙门主费心了。”

孙满满听了谢凉这话，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她们可不是对谁都这么热情周到的。自从谢大侠来了以后，我们里的女弟子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比过年的时候还热闹。”

谢凉只笑着饮酒，没有接她的话茬。落花亭周围的景色优美，这珍珠红是真正的好酒，在这样宜人的风景中饮酒，谢凉觉得很惬意。

他晃了晃坛里还剩下大半的酒，对孙满满道：“孙门主打算何时下山？”

孙满满道：“留在这里的门派代表近几日应该就会下山，等他们都离开后，我们便动身。”她说完后，抬眸看着谢凉，“谢大侠是否也相信江湖上关于我和光明门的传言？”

谢凉笑了笑，道：“传言自然不可尽信。”

孙满满觉得他这话说得很有意思：“那不知谢大侠信了哪一部分？”

谢凉没有正面回答她，而是道：“孙战孙大侠是武林的一个传奇，我曾有幸在神梦山庄沈庄主的寿宴上见过孙大侠一面。既然孙门主是他的女儿，我自然是相信你的。”

两年前，神梦山庄庄主举办四十大寿寿宴，广邀天下群豪，孙战前去赴约。就是从这场宴会返回光明门后，孙战忽然病逝，竟没有一点儿征兆。

孙满满喝了一口酒，对谢凉道：“此次我们下山，必定危险重重，还要劳烦谢大侠多多保护我。”

“孙门主谦虚了，你的武功得孙大侠亲传，恐怕不需要在下保护，况且……”谢凉说到这里，故意顿了一下，眸子里带着些意味不明的笑意，“江湖传言，孙大侠在世之时，组建了一支十二暗卫，成员个个身怀绝技，且只听光明门门主一人号令。现在既然孙姑娘继承门主之位，想必十二暗卫由你接手了吧。”

孙满满哈哈大笑：“谢大侠不是才说传言不可尽信吗？”

谢凉垂眸，低笑一声，片刻后抬起头来看向孙满满：“孙门主鲜少踏足江湖，趁这次机会出去看看这江湖，也是好的。”

孙满满的嘴角微弯，她正想说什么，迎面吹来一阵凉风。

现在已是春末夏初，落花亭周围的花谢了一大半。剩下几株开得晚的，花瓣在这阵风后纷纷扬扬飘落下来。孙满满的长发和衣袖被风带起，她靠着身后的檐柱，侧头看着这场突如其来的花瓣雨。

眼前有美景，手里有美酒，身侧还有谢凉这样的美男，孙满满心情大好，笑着提起酒坛，跟谢凉手里的酒杯碰了一下，仰头将坛里的酒一饮而尽。

谢凉还没见过哪个姑娘这样喝酒，一时觉得有些新鲜：“没想到孙门主喝酒如此豪气。”

“哈哈！”孙满满更加豪气地笑了起来，“喝酒嘛，就是要这样喝才过瘾，而且我说过了吧，这两坛珍珠红可是欢天的宝贝，如果我不快点喝完，他很快就要找过来了。”

谢凉眸子微微一动，嘴角染上一点儿笑意。他也提起手里的酒坛，将里面的酒一饮而尽。

两人刚喝完酒，欢天就杀过来了。这酒实在是太香了，他循着酒香就过来了。看到地上两个空空的酒坛，他的眼睛都要红了：“门主！”

听他大吼一声，孙满满倒是识趣地应道：“在！”

“你！”大概是由于太过气愤和心痛，欢天反而不知道该怎么骂了，

“你……我……你竟然把我的珍珠红喝了！两坛！你还是人吗？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他一脸激愤地把之前武当弟子骂孙满满的话用上了。

孙满满脸不红心不跳地道：“不会啊，我是仙女。”

欢天：……

苍天啊，他上辈子到底是作了什么孽，今生才摊上这么个门主？

孙满满见他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主动宽慰道：“酒嘛，本就是用来喝的。这两坛没有了，你还可以重新酿啊。”

“你说得轻松！你知道酿这两坛酒费了我多少心血吗？”想到这里，欢天心里又是一阵绞痛，“我本来是想留着自己喝的，埋得那么深都被你找了出来！”

“哈哈哈，过奖啦！”

欢天：……

他好想吐血。

孙满满咳了一下，摆出门主的架子，教育他：“不过就是两坛酒，当着谢大侠的面，你不要这么小气，否则别人会以为我们光明门的人都是这般小气量的。”

欢天：……

她还会拿谢大侠当挡箭牌？欢天现在怀疑她完全就是为了报复他的辣到升天大乱炖让她长了一颗痘。

谢凉站起身，朝欢天抱了抱拳：“在下今日喝了阁下的两坛好酒，改日带两坛好酒上山，请阁下畅饮。”

“谢大侠客气了，这两坛酒……喝了便喝了吧。”

“这才是我们光明门的待客之道嘛。”孙满满一脸开心地击了击掌，对谢凉道，“欢天的酒谢大侠尝过了，但是欢天的另一项绝技谢大侠还未见过。”

谢凉饶有兴趣地问：“哦，是什么？”

“辣到升天大乱炖！”孙满满兴奋地看着欢天，“今晚我们就吃这个吧？”

欢天：……

还是让他改名为升天吧。

正所谓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太阳落山的时候，光明门的左、右护法和骨干长老欢天、喜地，再加上

孙满满与谢凉，六人围坐在桌前，吃辣到升天大乱炖。

“这个小南瓜是我亲手种的，谢大侠一定要尝尝。”南瓜煮熟后软绵绵的，孙满满稍稍用力一夹，南瓜便会断。她小心翼翼地夹了一块南瓜，放到谢凉的碗里。这南瓜上沾着不少辣椒，看上去红彤彤的，幸好谢凉不怕辣，否则今晚这顿饭还真吃不下去。

孙满满见谢凉把她夹给他的南瓜吃了，充满期待地看着他：“味道怎么样？”

谢凉道：“南瓜的甜配上番椒的辣，倒是别有一番风味。”

“你喜欢就好啦。”孙满满宛如被夸奖的是自己一般，喜滋滋的，“不过，你吃完辣到升天大乱炖，记得要喝喜地的降火药，否则会长痘痘的。”

她说到这里时，欢天的眉毛适时地跳了一下。

喜地的降火药虽名为药，但一点儿也不难喝，若不是多喝无益，孙满满可以一次喝到饱。谢凉看着一整锅红彤彤的食物，对孙满满道：“孙门主很喜欢吃辣食？”

孙满满点头道：“是呀。我们光明门每年都会举行一次辣到升天吃辣比赛，然后根据比赛的结果，安排大家在门里的职位。”

众人：……

“哈哈，虽然我是这样设想的，但左、右护法一直没同意我的设想。”孙满满觉得他们一定是自知吃辣不如别人才不同意的，若按照这个规则来，左、右护法都要换人了，“对了，我还没给谢大侠正式介绍过，这边这两位就是光明门的左、右护法端木仁和宋沉，他们对面这对兄弟分别叫欢天、喜地。你别看他们俩年纪轻轻，他们可是我们光明门的灵魂人物。”

光明门主要靠遍布全国的酒楼和药铺营生，欢天和喜地一个负责酒楼，一个负责药铺，孙满满说他们是光明门的灵魂人物也不为过。谢凉看向欢天和喜地，这两人虽是双胞胎，但穿着打扮和性格气质完全不同，倒不容易让人认错。

孙满满正介绍着，欢天忽然拿出一个食盒，往里夹菜。孙满满奇怪地问他：“你做什么？你要带回房间吃吗？”

辣到升天大乱炖的精髓就在于大家围坐在一起吃啊。自己一个人闷在房间里吃，还有什么乐趣？

欢天道：“这些是带给天香派的女弟子的。”

他的脸上难得有些羞涩之色。孙满满恍然大悟，道：“哦，你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呀。说吧，你看上哪个姑娘了？”

欢天羞涩地垂了垂眸：“我仔细看过了，她们中有个叫婉儿的姑娘，她